

# 《伦敦场地》中妮可拉人物形象上的实验先锋特征

王翹楚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要:**《伦敦场地》是英国著名先锋实验派作家马丁·艾米斯代表作品之一,一经问世即引起巨大反响。其中尤其以女主角妮可拉的形象受到巨大争议与批评。该角色颠覆了传统文学中女性,尤其是女主角的形象定位,本文主要分析《伦敦场地》中妮可拉形象上的突破与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伦敦场地;人物形象;女性角色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052(2017)0005-000054-02

实验先锋派小说指代一类小说风格,该种小说极力追求形式上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呈现出一种个人化的倾向。此类小说不追求文学上形式的完整,而是专注于打破传统形式,将作品本身视作现实的一部分,借助遥远过去的力量反对现有秩序,同时认为现有创造力代表眼前一切,而传统的,“学院的”,甚至习得模式都是需要铲除的敌人。由于这些突破,也给实验先锋派小说带来了大量无意义,不确定和不合理的元素,由此形成实验先锋派小说荒诞特点。归根结底,先锋实验小说就是对文本结构形式进行实验性的突破,反传统的小说。

《伦敦场地》是马丁·艾米斯的著名代表作,故事讲述了世纪末的伦敦发生的一个有关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谋杀悬疑故事。小说整体上具备实验先锋作品的特点,叙事线索被割裂,时间轴被打乱,部分情节荒诞,意识流的心理描写,通篇充斥着戏仿,黑色幽默和讽刺的语句。人物形象也颇具代表性。其中妮可拉的人物形象尤其具备实验派特点。

## 一、反传统的女性角色

《伦敦场地》中讲述了能预言未来的妓女妮可拉因为“没有人来爱她,也没有人值得她爱”的理由,为自己的末日精心设计了一场谋杀计划,她同时勾引基思和盖伊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引诱他们杀掉自己,然而结局出人意料。

在这部作品里,妮可拉毫无疑问是第一女主角,她是贯穿通篇的线索,所有故事都围绕她展开,每次她的登场都会带来情节上的突进或者变动。然而这个角色却与以往传统小说女主角的形象完全不同。

传统西方文学中的女主角形象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夏娃”形象,一种是“玛丽亚”形象,就是有罪的女人和圣洁的女人。在有罪的女性形象当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上有罪,实则圣洁的女性形象,一般这种女性形象往往被寄予作者极大的同情,极其调动读者的情绪,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丽特,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女主角喀秋莎;第二种是有罪但是并非本质问题,作者意在通过此角色说明和批判社会问题,代表作有萨克雷的《名利场》中女主角瑞贝卡,德莱塞《嘉莉妹妹》中的嘉莉。而圣洁的女性形象中,往往女主角是完全正面的,即使作者有意突出其弱点和缺陷,也是为了塑造人物需要而非改变人物形象本质,代表作有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女主角欧也妮。无论是哪一种形象,女性角色地位往往是教化的,无论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作品还是女性话语中心的作品都是如此,或者作者要提出一个正面的角色,或者作者要通过这个人物来批评社会或者反映社会问题,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引起读者深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文学的基本诉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如实地反映生活,此类集中反映在现实主义作品中,二是超越生活,此类集中

反映在浪漫主义作品中。作者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的生活形式与现实生活中的生活形式表现形态之间联系的多寡,来反映其作品人物所反射的历史与社会的内涵。即使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有艺术性的素材取舍,也不会改变其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基本形式,基本形式仍旧是从现实生活中来。

《伦敦场地》中的女主角妮可拉却是一个完全的例外。按照传统道德观念,她是有罪的女人,却让人毫无同情,作者也没有指明她的特质与社会的关系。她策划谋杀(虽然她要谋杀的人是她自己),不眨眼地诉说谎言,行为极具欺骗性,一流的骗子和三流的演员,行为举止不知羞耻,甘于堕落,游戏人生。虽然作者交代她童年不幸,早年生活艰辛,但是却一带而过,没有强烈的批判社会意义,只是为了说明她为何会成为妓女。她有一些优点,但是却被作者轻轻带过。于是这个角色成为彻底的反面角色,坏到令人质疑。从人物塑造上这个角色完全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强调人物的立体化,尽力要求逼真,强调“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但是妮可拉的形象却是扁平化的,作者有意突出其“恶”的本质,同时弱化社会环境对她的影响。她本身是一个经过艺术变形了的角色,作者有意突出其负面特征,极力扭曲这个人物在形象上与现实生活中类似人物之间的表征联系,甚至给她一个预见未来的超能力来表现她与现实人物的不同。但是妮可拉却绝非一个失败的角色,恰恰相反,她身上汇聚了末日世界伦敦场地上一切“恶”的本源,她的形象扁平但是却不虚假,她的所作所为在当今社会一切黑暗都市中纵情声色,游戏人生的男男女女中都能找到代表,甚至交代她早年艰难生活的时候,生活在现代都市在底层挣扎的年轻人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她身披浴巾追打负心汉的场景,既荒诞滑稽又富于生活感。她完美地嵌在这个“破烂与凄惨的世界”中,是一朵开花了的毒瘤。她的形象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她自己就是环境的一部分。

## 二、人物符号化与功能化

传统叙事中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作为个体要形象丰富饱满,人物身上要反映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广阔的社会含义。但是对后现代作家而言,人物的传统功能被完全打破。人物并非故事必要所属,故事作为母题的集合,可以不需要人物。另一方面,人物可以是串联母题的必要手段,也是对母题联系的必要说明。这就是人物的符号化与功能化。

《伦敦场地》中妮可拉就是充当了这样一个功能性的角色。从作品中出场的几个人物来说,最具现实意义和故事性的是基思与盖伊。妮可拉的形象相对平面。《伦敦场地》的叙述特点颇具特色,叙述者从一个全知者的角度出发,分别从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采取内聚焦的形式叙述基思的故事和盖伊的故事,期间穿插他们与妮可拉的互动,故事很少有篇章叙述妮可拉与周围人物的戏剧冲突而

**作者简介:**王翹楚(1992-),女,辽宁葫芦岛人,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引发的故事线索。虽然存在以妮可拉为中心的内聚焦文字，但是主要是为了解释说明妮可拉的行为，交代必要的心理活动与动机，没有引发影响剧情的故事线索(在基思和盖伊那里都有)。这样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保持了妮可拉这个人物在剧情上的神秘性，从而保持了故事的悬疑性——主要的剧情都是集中在从基思和盖伊的角度看妮可拉这一个视角上，令结局的反转更加出人意料，二是妮可拉这个人物在故事中本身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作者不投入更多的感情与描写，将这个人物的符号性和功能性极可能扩大。妮可拉的主要功能是串联人物，引发剧情，关键时间点上推动剧情。她的第二个功能是文本的叙述者之一。《伦敦场地》在叙述上第二个奇特之处在于，故事有两个叙述者，而两个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里的人物。故事是由妮可拉写下日记，然后交给作家萨姆·杨，又由作家萨姆·杨复述了一遍，同时加入一些萨姆·杨知道但是妮可拉不知道的内容，而拼接成完整的故事。于是故事里的妮可拉被一分为二，一个是作为叙述者，另一个是作为小说文本内的人物。于是妮可拉的人物内涵被进一步架空，成为一个符号，成为材料组织者，语法上的一个砝码。但是马丁·艾米斯不满足于此，他继续架空妮可拉作为符号的内涵，在结局反转的时候交代，妮可拉在日记中对萨姆·杨说了谎，她不仅欺骗了基思和盖伊，甚至对萨姆·杨也有所隐瞒，这样前文有些情节就变得荒诞而无意义，有些内容是非真假难辨，故事走向萨姆·杨无法控制的方向，于是为了让故事进行下去，完成他的著作，萨姆·杨只好铤而走险。于是，妮可拉作为叙述者这样一个符号也变得不确定，无意义起来，无法找到在语法上的地位。

### 三、妮可拉的影射

传统西方文学强调表象对内涵的影射。表象与内涵的影射形式对文学创作来说是必要的，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在浪漫主义作品中往往会调动人激越的情绪，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中会引人深思。但是近乎固定的内涵却会使文学作品失去生命力和活力，甚至会剥夺其艺术价值，例如空椅子意味着缺席，铁窗意味着隔阂和监禁。虽然这样赋予的含义，给了文学以丰富的层次和内涵，但是无数的作者无数次地重复使用同一个表象表达同样的含义，艺术趣味就消失了。这样使用的表象失去了表象本身的含义，表象的使用成为一种机械的重复的工具。实验派作家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这种固定化的影射关系。卡夫卡的《城堡》中，传统文学往往使用客观存在的实体物来指代抽象的含义，于是物体本身被赋予特殊的内涵，但是这部小说里“城堡”本身没有太多的指代意义，它所代表的是“目的”，而目的是什么，卡夫卡没有交代，也没有要交代的意图(因为《城堡》是未竟之作)，城堡的意义没有告知读者的必要，小说的重心在“去”这样一个行为上。卡夫卡用“K先生想尽办法通往城堡”这样一个动态过程来影射当时官僚主义强大与个人的渺小，用浅显的抽象行为去指代更深刻的抽象含义，就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思路，同时作品中没有按照传统小说中那样交代原因，过程，结果，来龙去脉，整部作品仅仅交代“过程”，这样的断片式的结构本身也给人丰富的联想，去揣测作者的暗示。

《伦敦场地》中，妮可拉的角色也有类似的突破性。妮可拉，一个妖艳性感的妓女，与三个男人的故事，很容易引人想起时下通

俗小说中的情杀与奸杀这样低俗暴力又流行的情节。但是马丁·艾米斯没有给我们展示这样的情节。他故意将故事情节与气氛渲染得与同类通俗小说相似，但是故事里既没有“情”——妮可拉与三个男人之间只有利用和欺骗；甚至读者也没有看到“谋杀”——结局是开放式的，也许发生了谋杀，但是死者是谁，谋杀究竟有没有真的发生，依旧是个未知数；达到一种戏弄读者的戏仿的效果。同时妮可拉这个角色本身没有流俗于单塑造一个美艳的妓女的层次上。作为一个符号化的角色，她存在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射意义。她美貌，性感，无耻老辣，很会抓住男性心理弱点去突破，以至于“我是个处女”这样很容易被识破的谎言也被深信不疑，夸张滑稽地显示出故事里人物的浅薄，三个男人都被她耍得团团转，这样的形象侧面显示出男性对于某种能支配他们能力的恐惧与无助的心理，而从读者的视角看来，这样的无助却是如此荒诞可笑。同时也暗示了在男性话语中心的世界里，女性代表了两种力量，一种是支配男性的力量，虽然妮可拉是个妓女，是依靠男性生活的女人，但是故事里的妮可拉却一直将三个男子玩弄鼓掌之中，还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甚至为防止意外发明了A计划和B计划；另一种力量则是从男性的视角里女性具有某种不可抗的欺骗性。此外，单独描述妮可拉的章节中，描写妮可拉幻想与上帝交合的情节，将千万人的崇高信仰，上帝，描述成无耻流氓的形象，也影射了信仰的缺失与毁灭，而妮可拉正是亵渎的那个人，或者那一类人，进一步讲，妮可拉在这里又影射了信仰缺失的时代，玷污和击溃传统信仰的某种思想力量。所以妮可拉，作为一个女主角，作者没有赋予她传统文学中女性身上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涵。作者将这个角色的传统内涵解构，赋予了新的含义。她的身上没有传统的血肉丰满个性十足的人物的影子，她本身代表了一些抽象的含义，代表了在末世当代，流行于世界上的不可抗的肮脏力量，也代表了毁灭与击溃传统信仰的思想力量。

### 四、妮可拉的形象意义和影响

妮可拉作为先锋实验小说中一个人物，确实有其实验性。她身上汇聚了一定反传统，重于新文学形式的突破，但是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1989年，由于其中的“厌女”情绪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伦敦场地》无缘布克奖。就妮可拉作为本作品女主角这一地位而言，实际上作者没有给妮可拉添加太多的社会内涵，她主要作用是功能性符号，串联剧情，叙述文本。作者突破了传统文学当中女性角色的教化功能。传统文学中对女性角色的内涵挖掘和教化定位，本质上侧面反映了传统文学中对女性角色的弱势定位。而《伦敦场地》将妮可拉树立在一个支配者的位置上，置于外部环境之中，不去探讨女性角色的内涵和现实生活形态。另一方面，妮可拉又被赋予了作者从世界观察到的，支配这个世界的破坏信仰的思想力量的含义。妮可拉这个角色本身小说解构了传统文学过分强调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模式，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另一方面，此类符号化的人物形象是否能够反映艺术本质和审美功能，却值得商榷。从妮可拉这一形象广受争议且就马丁·艾米斯自己也没有再次创作此类角色而言，这种突破形式在当今社会有很强的生命力却难以有深远的影响力和延续力。

## The experi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pioneer characters Nicola in "London Fields"

Wang Qiao-c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London Fields"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Martin Amis, a famous British pioneer experimental writer, once it came out, it caused great repercussions. Which actress Nicola image has been a huge controversy and criticism. The role of the subversion of the women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image of the heroin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breakthrough of Nicola in "London Fields".

Key words: "London Fields"; characters; female role

[责任编辑:刘乾]